

能源部長康諾的奇特安排作辯護^④。反對黨要求政府指派一個皇家委員會 (a Royal Commission)，全盤調查這爭論中的事件，未獲通過。會議毫無結果。

澳洲民衆及輿論界的看法，大多認爲，對這事件應該有個廣泛的調查。但惠特林公然抨擊輿論界比抨擊反對黨還要厲害。

據倫敦泰晤士報的觀察，現在惠特林的受考驗，是他究竟能否給澳洲一個可信的政府 (a credible government)^⑤。惠氏的「潛在水門事件」 (potential Watergate) 已滲入外交和經濟政策等，假如沒有一個客觀的調查，只有毀滅他的早已嚴重減少的信用，而繼續引起政府與民衆的不安。國會已於八月十九日開議。惠特林政府的命運現在依然未決，有待情勢進一步的發展。

澳洲是孤懸於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一個大國，遠離紛擾的亞洲大陸，且一向以豐富的農產品和天然資源著稱於世。惟自中南半島赤化以來，暴露美國從這一地區開始撤退的弱點，共黨勢力乘虛而入，擴張霸權，澳洲能否保持

日本公明、共產兩黨的協議合作

劉令興

日本共產黨與創價學會，在七月二十八日發表共產黨與創價學會的「合意協定」，表示今後雙方的關係爲協力的行動。不論如何，這在日本政黨政治中，算是驚人的一種事態。較之社會黨的右傾聯合行動，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因爲在通常的觀念上，日共是極左傾的「國際政黨」，而公明黨「創價學會」在日本是土生土長的日本政黨。一個代表極左，一個代表極右，一個是以馬克思爲宗師，一個是信奉佛祖如來。但現在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，和日共的頭子宮本顯治可促膝相談，表現雙方的協力關係，使日本共黨和宗教團體合作，確有不同凡響的新歷史意義。因爲兩種思想體系截然不同的團體，居然可以「共鬥」，確屬不可思議，但這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日本七〇年代後半，國內政治路線的變化，真以日共和公明合作事件爲最大，現

其地緣的優勢，不爲侵略者所覬覦，也是個嚴重的問題。而澳洲本身的舉措如何，也是它未來安危之所繫。

將近三年來，惠特林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，雖採取獨立及減少走軍事路線，但在國防政策方面，爲了澳洲本身的安全，仍繼續維持美澳紐安全公約 (ANZUS Treaty，或意譯美澳紐聯防公約)。由此看來，澳洲既與美國有盟約關係，又讓美國在其境內設軍事基地，就是美國整個東亞太平洋戰略上的一個重要據點。可見澳洲仍是自由國家中的一員，而與自由世界的安危有密切的關係。希望它由於內政的安定與進步，從基本上防止共黨勢力之侵入。

註① The Times, June 6, 1975

註②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, July 4, 1975

註③ The Guardian, July 8, 1975

註④ The Economist July 12, 1975

註⑤ The Times, July 10, 1975

六十四年八月廿四日完稿

在方爲變化之起點，其將來之演變爲何，尙難逆料，但僅就事件本身而論，也就够駭人聽聞了。

公明、日共的歷年鬥爭

創價學會，原名「創價教育學會」，屬於法華系的新宗教，創立於日本昭和五年（一九三〇），創始人牧口常三郎和戶田城聖，一九三七年正式擴大組織，以牧口任會長，戶田任理事長。當時日本軍閥執政，四出侵略，牧口乃信佛之和平主義者，因反戰思想，於一九四三年，被軍閥囚禁，死於獄中。戶田於一九四六年出獄，正式改稱創價學會。戶田任第二代會長，一九五五年開始參與地方競選活動。一九五六年七月，以創價學會名義，被選出

參議員三人，正式參與國家政治活動。一九六〇年，池田大作就任第三代會長。一九六一年公明政治連盟結成，乃公明黨的萌芽，亦創價學會宗教兼政黨型式的結合。一九六二年七月公明連盟參院九人當選，加非加選議員六人，參院共有十五席位。一九六四年公明黨正式成立，其提出的宗旨，是非左非右的中道政治，所以它的口號是反自民、反共產。尤其創價學會的理論，是以佛法為基礎，自信以和平、文化之推進為其宗旨，因此其宇宙觀、人生觀，以佛教哲理為依歸，以宗教形式為結構，也是池田大作一貫的理論基礎。而日本共產黨，是國際共產黨的一環，其理論以馬克思、列寧為經典，以鬥爭為行動指針，對於任何宗教信仰，或宗教團體，均持敵視或愚弄的態度。可說是先天上和公明黨是對立的，是鬥爭的。在公明黨的構成成分上，所爭取的擁護選民、和黨員幹部的來源上，是日本的士紳階級、高級智識份子、經濟財界集團、世家名門，大都是擁護自民黨保守派的。而工人團體組織，如總評、勞連等，為社會黨和民社黨的平分秋色。所餘下的貧苦民衆，以及小資產階級、和社會的單獨勞動者，如司機、小販等，是日共所爭取的對象。因日共以貧苦大眾為社會基礎。所以公明黨在實際行動上與日共處於矛盾衝突的地位。所以不論在理論上、在實際上，公明黨和日共一貫是針鋒相對的。

在歷年的野黨合作紀錄上，溯至一九七〇年以前，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和自民黨當時的幹事長田中角榮，個人間交情不錯，暗中往返頗密，所以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公明黨的言論妨害事件，田中角榮站在日本內閣的立場，是頗為袒護竹入義勝的。至言論界對公明黨大肆攻擊的時節，自民黨所採立場依然為較為寬容的。這與後來竹入義勝到毛共大陸訪問，替田中角榮對大陸拉線又不無關係。當時日共大罵公明黨是自民黨的尾巴黨派，且其經費來源，又受日本財閥三菱財團的接濟。這可說是日共和公明黨最不和的一個階段。到一九七〇年六月，公明黨和創價學會，表示政教分離，提出中道革新，並揭發人間性社會主義。至七月參院選舉，即實施「社公民協力」，一九七二年六月，再為「社公民協力」。雖至一九七三年一月，提出可對日共談判的訊號，但因歷年的選舉，公明黨幾乎是百戰百勝，除了一九七二年底，因輿論攻擊落敗一次。社會黨和民社黨，則當選席次節節下降，自民黨亦不過抱殘守缺而已，能勉強參眾兩院過半數，即亦不易。而參眾兩院席次，年年添加者，乃公明黨和日共。公明和日共都企圖向日本第二大黨進軍，所以

每屆日本不論地方選舉，或中央參眾兩院改選，形成了公明、日共互鬥的局面。而且日本一般人的政治觀察，覺得日本在「保革傾軋」的時代，一定是公明和日共的雙方爭霸。因此到了一九七三年，日共和公明正式開火，互相攻擊，日共對公明在議會，因為憲法問題，提出公開質詢狀。至一九七四年二月，公明黨為憲法問題，提出正式答覆，並反駁日共的法律觀、憲法觀的錯誤，以日本對其企望的政治體制有所隱匿，因參院公明黨已躍居第二大黨，大有為政權而火拚的意味，達成公明和日共鬥爭的白熱化。繼之為一九七四年六月的公明黨對日共的憲法問題反質詢，又提出日本憲法三原則，即①主權在民，②基本人民權利義務之尊重，③永久的和平主義。國際共產黨無一實施主權在民者，亦無尊重基本人權者。公明黨如此提出，顯有嘲諷日共的用意。但在公明和日共正在激戰的時候，局勢突然急轉直下，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和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，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，在日本某地舉行秘密會談。這真是晴天霹靂，不僅使日本政界大為震驚，國際間對日本政情之變化，亦覺出人意外。至本年七月初，公開的第二次池田——宮本會談，對於日本公明黨和日共的前途，竟劃開了歷史的新頁。

池田、宮本的會談

池田要求和宮本會談的背景，是公明黨近年行動的左傾化，如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，近年屢次訪問毛共大陸，而所發表的言論，都是極其傾向毛共的。因為竹入左傾而親毛共的行為過份惡劣，引起日本愛國青年份子的不滿，所以有去年槍擊竹入的一幕。並且池田大作的訪問毛共，和周恩來的會談，又可能是促起池田要求和宮本會談的另一動機。池田表示在他宗教立場的高次元上，對於政治鬥爭的低次元，應該加以和解，使雙方能够以在野黨的立場，竭力協調一致。並表示創價學會會長的池田，和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的對談，等於一個「佛法者」，和一個「人間主義」即「世俗功利主義」者相對，大有開導其向善之意。但在宮本方面的看法，完全是正統共產黨的手段，日共對創價學會，是一種反自民黨、反社會黨的另一統一戰線。日本共產黨最大的敵人，當然是自民黨，但第二對象，則為公明黨，因公明黨的教義，為佛教之法華經，在日本土地上，容易生根。且公明勢力日益擴展，截至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底，公明黨的政黨實力，是眾院三十人，參院二十四

人，地方議員三千三百零一人。黨員十二萬人，非創價學會會員一萬人。公明黨在參院人數為第二位，並在東京都議員人數亦為第二位。對日共是政治上的勁敵。現日共頭目可以和創價學會會長對話，創價學會有公明黨的母體作用，拉緊創價學會，對公明黨可生相當大的牽掣力量。能够在日本總選舉中，使公明黨不傾全力攻擊日共。至於池田大作自負的宗教家開導共產黨，在共產黨人看來，不過是其自我陶醉而已。共產黨可利用一切團體，達成自己的目的，而決不為他人所利用，何論你創價學會。

在日本的政治實務上，一九七五年開始，即成立共、公共門協議，提出共、公兩黨對三木內閣的不信任案（七月二日），又對三木內閣所提出的二法案，即公選法、政治資金法，唯獨日共和公明黨提出反對案，投出不信任票，成了與三木內閣對抗的在野政黨。而社會、民社由反對黨則變為三木內閣的協力者。激起公明和日共擔任對自民黨反對主流的野心，加有排斥社會黨和民社黨的另一作用。同時，在本屆日本國會所通過之公職選舉法，限制大量出版物的使用，並對宣傳、組織等活動有所限制，這些種種限制的目的，都是針對日共和公明黨的。因為日共和公明黨，都是同樣的宣傳作風，即以大量的物人力，作廣大的宣傳活動。公職選舉法，對之加以法律限制。在公明和日共兩黨的看法，這又是自民、社會、民社三黨聯合打擊它們的手法。公職選舉法，在地區、名額的分配方式上，有利於社會黨的成份居多，也有壓抑公明和日共的地方，所以日共和公明的聯合，也有對抗自民、社會、民社等三黨的作用。宮本和池田談判的目的，表示在阻止革新努力的分裂，共謀合作對抗保守派自民黨，並要求日共和公明黨過去的互相攻擊、批判，以談判的方式來解決，成立雙方的休戰協定。更進一步要求在下屆國會期間，或總選舉期中，共、公兩黨由對立抗爭，變為協力共鬥。並且日共和創價學會，擬定十年合作計劃，雙方的共鬥體制，實為長程的合作計劃，若干年屆滿，如須續約，可延期十年。

雙方協議要求達成的政治目標：①取代保守政權，成立日本革新內閣。公明黨在一九四八年九月，已公布中道革新連合政權構想，提出對自民黨的共鬥三原則、六項原則規定、十五項政策大綱。②共同反對日美保安條約，這是一貫日本在野黨的主張。③與毛共盡速建交，是竹入義勝和池田大作訪問毛共的必然主張。④公明黨不再反對日共，日共可以允許宗教自由，至少

雙方不相妨礙。⑤核子武器全面的撤廢，日本應趕快通過核子禁試條約等。

日共、創價學會、公明黨的三角關係

宮本和池田的會談，日共與創價學會之合意協定文書已經公布，由此構成了日本共產黨——創價學會——公明黨的複雜奇妙關係。日共和創價學會的和解，是否能拘束今後公明黨的行動？換言之，即公明黨是否會聽命於創價學會？日共對公明黨的承諾是否可靠？池田對宮本的和解劇，對公明黨領導人，諸如竹入義勝、矢野絢也等輩，事先是否徵求意見，有無相當默契，或是否有其他的用心？都是問題。首先要確定的前提，是創價學會和公明黨的關係，究竟是「政教合一」，抑或是「政教分離」？在一九七〇年一月，由於言論出版妨害事件，繼以明治大學政治學教授藤原的專著，提出創價學會和公明黨是政教合一體制，違反言論自由和信教自由的基本原則。假定公明黨執政，日本豈非成了一個神論的獨裁政治，且信某派佛教，一定要投公明黨的票，也是違反民主政治的常規。由此引起輿論大譁。所以至一九七〇年六月，公明黨正式聲明和創價學會脫離關係，即公明黨與創價學會「政教分離」的緣起。如此則公明黨既脫離創價學會，則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談判，應對公明黨無拘束力，最多只能有若干影響力。若創價學會池田會長的談判效力，對公明黨有相當拘束力的話，則公明黨與創價學會，仍屬於「政教合一」，或「政教一體」的了。日共宮本委員長七月三十日對記者會聲明：日共和公明黨乃救國、革新與國民合意的新統一戰線，並表示該協定文書是日共和創價學會的正式文件，由兩組織代表共同簽章，日共方面乃上田耕一郎常任幹事會委員，創價學會乃野崎勳青年部長。特別在創價學會方面，指名由青年幹部領袖野崎勳代表，其意義非常重大，關係創價學會的前途發展，其相當重要的關連，應該特別注意的。

在協定簽訂後的解釋，創價學會的說法，以為與其說是共鬥，不如說是共存，更為恰當。足徵雙方見解並不一致。但日共以為對將來共同的步驟，是不能否認的，並且協定是多年長期的，將來可再檢討。如此可見日共和公明長遠和解，是雙方的企望了。

在日共方面：選擇與創價學會和解的時機，是很明顯的。因為當前日本「保革伯仲」，多黨化的日本政治背景，日共必須造成多黨連合，方可在參

衆兩院形成對抗力量，單純指望日共的實力，在日本政壇上興風作浪，可說是非常困難。更加日共和社會黨的積怨很深，一時無法調解。三木的談判政策實施效果，現在成了「自、社」兩大政黨連合，甚至爲「自、社、民」三黨連合，更加顯得日共孤立，所以它使用新的統一戰線方略，要求與創價學會和解，以脫離孤立的險境。

日共的統一戰線目標，非常明顯。但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目標，是爲了甚麼呢？這有三種不同的看法：(一)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，爲新的工作方向的發展，爲了反權力、反獨裁，本身傾向左轉，而與日共和解合作。(二)池田大作在創價學會向左旋轉的同時，對於公明黨的關係，可能愈來愈遠，而加速「政教分離」，使公明黨更加獨立，更加改新，並不是使公明黨重新隸屬於創價學會統轄之下。(三)池田大作與日共和解，簽訂雙方休戰協定，因爲他瞭解日共的組織力和攻擊方式，因此，擴大創價學會的改革組織，是池田深謀遠慮的一種高等戰術。但這一種戰術，首先可引起創價學會問的自我磨擦和混亂，是否能收預期效果，尚在未知之數，但也太危險了。因爲和共產黨鬥權術，未有不吃虧上當的。

創價學會的教，並不能對公明黨的政，加以拘束。所以公明黨的政策路線，依然循公明黨的政綱政策進行，並不因池田和宮本的會談而有所變更。公明黨在池田、宮本會談後，連日召開幹部會議，表示公明黨的「反自民、反共產」的目標不變，並再三加以確認。因爲公明黨和日共的歷史積怨，無法解消，公明黨和共產黨對抗路線，仍將堅持到底。日本社會黨和日共合作，社會黨的選票地盤，逐漸被日共所蠶食，東京都四野黨連合，結果日共由第四位，在社會潛力躍居第一位，這都是公明黨所不能忍受的。但公明表示的鮮明態度，宮本又爲極端不滿，表示公明黨是在極端反共的態度下謀合作。公明黨又稍爲退讓，將政策的「反自民、反共產」，修改爲「反自民、非共產」。以示對日共不積極的「反」，僅作消極的「非」而已。但公明黨支持的母體是創價學會，創價學會新的動向，是容納日共的科學的社會主義，而公明黨又要堅持反共產的立場，顯然是有相當困難的。因爲公明黨現有十二萬黨員，而其中十有一萬都有創價學會會員，會員要接受會長的政治指導，公明黨何能脫離創價學會，而採取獨立自主的立場？假定公明黨完全採取脫離創價學會的作法，是否會導致公明黨的內部分裂，甚而可能趨於瓦解。

日本公明、共產兩黨的協議合作

在公明黨的領導人，不能不加以深思熟慮的。但公明黨的黨部工作人員，都會嘗過與日共合作的苦頭，如果聽從池田大作的盲目指導，與日共合和，勢將蹈社會黨的覆轍。這是公明黨人當前面臨的苦悶，而在創價學會和公明黨之間，造成內部的矛盾，而自我分裂。

紛歧錯綜的日本黨派關係

日本的五大政黨——自民、社會、公明、日共、民社，各有其政綱、政策、行動綱領和黨團的結構。自民黨是保守派大本營，社會黨代表勞工集團而偏左，民社黨偏右。日共是國際性組織，公明黨信奉佛教，土生土長。二十餘年來各走各的路線。但至一九七五年，各該政黨的活動，起了重大的變化。首先在自民黨內，二十五年來由吉田茂主流，由池田勇人，到左藤榮作、田中角榮的「總本山」，一下因田中角榮的金脈案，失去了二十五年來的首席寶座，而讓給自民黨的開明派，又屬小派閥的三木武夫。三木又不恪遵左藤榮作的保守主流作風，而提出與在野黨的協調體系，甚而脫離了保守主流的影響，與社會黨、民社黨拉起來，在通過法案時，等於無形的聯合內閣。社會黨委員長成田知己，三十年來以社會主義左派自負，領導四小黨派，以打倒自民黨內閣爲己任，且行動積極。但至本年四月，忽然一反故態，進行無原則的政治連合，跟社會黨書記長石橋政嗣，走上了民社黨春日委員長的路線，高唱一九七五年的政治方針是保革連合時代的開幕，是戰後日本政黨活動的新紀元。甚至主張建立「自、社連合」新政體，擴大而爲「自、社、民三位一體」。這種驚人的發展，究竟是三木內閣內左轉，抑或是成田知己的極端偏左的向右轉呢？令人真有丈八和尚，摸不着頭腦之感。

民社黨對三木內閣的評價，以爲可以表現國家的安定，國民的福利，所以願意共同協力，但仍不忘「社、公、民」的三黨在野連合。而「自、社、民連合」的結果，更促成共、公對三木內閣的不信任，而發展成爲創價學會和日共的同盟結合——簽訂十年和好契約。足見日本的政治變化，愈變愈奇。三木內閣在左右搖擺，而各在野黨也跟着都在左右搖擺，甚至尋找理論基礎，說世界各國的政治趨勢，都是走向聯合內閣，都是在走和解路線，所以自民黨可與社會黨和解，大家左右逢源，日共可與創價學會協調，佛祖法華經與馬克思想並存，慈悲普渡又與階級鬥爭合流。光怪陸離，確爲政治奇觀。